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下録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上參軍事四人從八品上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文學一人從八品上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上下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三品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録事參軍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

持節為上持節次之使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吳之役以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太康中都督諸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庾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襄陽綏懷招納立客館舍置典賓參軍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惟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宋書人臣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 假黃鉞則

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諸軍事者為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為都督
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以後遠近多事使都督總攝六軍立府置佐
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
隋百官志高祖採後周之制置大都督帥都督以酬勤勞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隊正文帝以并揚益荆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位上中

如京省又有食貨監一人丞二人掌膳羞財物賓客張具音樂醫藥有農圃監一人丞四人掌倉廩園圃薪炭芻藁運漕有武器監一人丞二人掌兵械廐牧有百工監一人丞四人掌舟車營作監皆正八品下丞正九品下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總十州者為大都督貞觀二年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檢校州事其後都督加使持節則為將諸將亦通以都督稱唯朔方猶稱總管邊州別置經畧使沃衍有屯田之州則置營田使武后聖歷元年以夏州都督領鹽州防禦使及安祿山反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使大者領州十餘小者二三州代宗即位廢防禦使唯山南西道如故元載秉政思結人心刺史皆得兼團練守捉使楊綰為相罷團練守捉使澧朗陝興鳳如故建中後行營亦置節度使防禦使都團練使大率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皆兼所治州刺史都督府則領長史都護或亦別

事十人中府八人下府六人白直二十二人中府二十人下府十六人市令一
人從九品上漢代諸郡國皆有市長晉宋以後皆因之隋始有市令皇朝初又加市丞戶四萬以
上者省補市令貞觀十七年廢垂拱元年復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
倉督二人史二人北齊九等州縣各有倉督員隋因之經學博士一人從
八品上中下府從八品下助教二人中府同下府一人學生六十人中府
同下府五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八品下中府下府同正九品下助教一人
中下府同學生十五人若中下府戶滿四萬人以上者官員同此唯減司馬一人下都督戶滿二
千戶以上者同中府下府十二人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別駕一

著翅之名寕減飛騎也

趙郡王泉

北齊書趙郡王琛都督北燕北尉北恒三州諸軍事內防外禦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才下飛泉涌出令號趙郡王泉

闗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

後周韋孝寬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進授大都督時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于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于城南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于塹外仍積薪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外城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于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于竿灌油加火

夜遁去

名止兒啼燉煌實錄宋質直西破虜有威名兒啼恐之則止虜相志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賜胡瓶漢紀唐書李大亮出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到州見有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絶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是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古人稱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胡瓶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詔書曰此書叙致既明議論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州人刻石以紀其事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以瓜州為都督府以張守珪為都督瓜州地砂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為賊所毀既地少材木難為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

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豈不勝于長城耶

造人耕之法王方翼為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為政嚴肅張嘉貞睿宗時出為涼州都督為政嚴肅將士以下皆斂足股慄

州人詣闕請留王晙為桂州都督桂州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餽之晙始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尋又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乃下勑曰宜須政成安此黎庶晙在州又一年州人立碑以頌其政

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楊恭仁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恭仁性虛澹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物時人方之石慶焉

賜瑞錦以彰善政王方慶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

以為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節度使

後漢書劉虞為幽州牧就拜大司馬公孫瓚討烏桓詔令授節度

魏志十九年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

晉書將伐吳詔使益州刺史王濬至建平受杜預節度

至秣陵受王渾節度

唐職官志節度使天寶中緣邉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使得

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以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

節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隨軍四人皆天寶後置檢討未見品秩凡天下節度使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内者皆受節度焉其福州經略使登州平海軍則不在節度之内節度名與所管軍凡鎮名亦見地理志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若大使加旌節以統軍置木契以行

唐百官志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府院法直官要籍逐要親事各一人隨軍四人節度使封郡王則有奏記一人兼觀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撫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復有遣運判官巡官各一人武德元年因隋舊呼為大總管其年諸州總加號使持節至七年改為大都督貞觀三年以後行軍即稱總管本道即稱

都督永徽以後除都督帶使持節即節度使也景雲二年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節度之名始于此至今不改焉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送一次驛輙上聞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于道左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節度使判宰相觀察使判節度使團練使判觀察使三日洗印視其刓闕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

兵為上考足食為中考邊功為下考觀察使以豐稔為
上考省刑為中考辦稅為下考團練使以安民為上考
懲姦為中考得情為下考防禦使以無虞為上考清苦
為中考政成為下考經略使以計度為上考集事為中
考修造為下考罷秩則交廳以節度使印自隨留觀察
使營田等印以郎官主之鎖節樓節堂以節院使主之
祭奠以時入朝未見不入私第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
都護皆親王遙領兩府之政以尹主之大都督府之政

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五代職官志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詔雄武軍節度衙内宜兼押蕃落使二年詔頃因本朝親王遥領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并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

漢天福十二年降為刺史周廣順二年復升彰信軍節度以單州隸之國朝因其名

密州安化軍

陳州鎮安軍 晉開運二年升鎮安軍節度漢天福十二年降為刺史周廣順元年升為防禦州二年升為鎮安節度以潁州隸之國朝因其名

許州忠武軍 梁開平元年改正國軍後唐元年十月復改忠武軍國朝因之

孟州河陽三城 兼河提使

襄州山南東道 晉天福七年降為防禦州直屬京所管均房二州割隸鄧州以安從進叛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舊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國朝因之兼橋道使

鄧州武勝軍 梁開平三年升為宣化軍節度割泌隨復郢四州隸之與襄州分江心為界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威勝軍周廣順二年改武勝軍改諱也國朝因之

滑州武成軍 唐光啟二年改宣義軍節度唐同光元年復為義成軍國朝改武成軍兼河提使熙寧中廢為郡今

復為軍房州保康軍鄭州泰寧軍兼河堤使金州昭化軍晉天福四
年升為懷德軍節度天福十二年復降為防禦州國朝又改為昭化軍蔡州淮康軍澶州
鎮寧軍晉天福三年初升為防禦隸相州移理所於德勝渡九年升為節度號鎮寧軍以濮州隸之國
朝因之定州定武軍相州彰德軍梁貞明元年魏博節度楊師厚薨乃制相州建
節尋軍亂以地歸後唐莊宗復為屬郡隸魏州晉天福三年復升為彰德軍節度以澶魏二州隸之滄州
橫海軍梁乾化二年改為順化軍節度以張萬進歸順改也後唐同光元年復改為橫海軍國朝因之
貝州永清軍晉天福三年升為永清軍節度以博冀二州隸之周顯德元年降為防禦國朝復舊
令降刺史邢州安國軍梁開平二年建為保義節度使割洺恩二州隸之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安

國軍

晉州建雄軍梁開平四年升為定昌軍節度以絳沁二州隸之後唐同光元年改建雄軍國朝因之

撫州永安軍麟州鎮西軍同州定國軍華州鎮潼軍初名感化後唐同光元年改鎮國周顯德元年降為刺史直屬京國朝改為鎮潼軍

耀州感德軍梁正明元年改崇州升為靜勝軍節度後唐同光元年改順義軍二年降團練州周顯德二年升為刺史屬京國朝復舊

邠州靜難軍國朝兼押蕃落使

涇州彰化軍兼押蕃落使

鄜州保大軍秦州雄武軍兼押蕃落使

盧州保信軍壽州忠信軍後唐天成三年升為忠信軍節度國朝因之

亳州集慶軍兼河提使

宣州寧國軍虔州昭信軍後唐長興二年升為昭信軍節度國朝因之

蘇州平江軍兼提

堰橋道使潤州鎮江軍兼提堰橋道使明州奉國軍湖州昭慶軍婺州保寧軍潭州武安軍泉州平海軍建州建寧軍梓州劍南東川舊曰安靜國朝兼營田使遂州武信軍國朝兼橋道使利州寧武軍國朝兼橋道使閬州安德軍後唐天成四年升為保寧軍節度國朝改為安德洋州武康軍黔州武泰軍桂州靜江軍邕州建寧軍舊曰建武容州寧遠軍

凡化外諸鎮節度使並兼觀察處置等使應州彰國軍後唐天成元年升為節度以興唐軍為應州以隸之國朝因其名豐州天德軍雲州大

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羌山賊任敷等三十餘萬衆入寇京師天子親征以禁軍屯苑內京師震恐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于涇陽而寇圍之數重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于左右前後寇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曰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可汗存乎報曰今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令公誠存安得見之子儀即以數十騎徐出免冑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乃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好如初

改賜衣物

朱克融賊泚之從孫也少嘗為幽州軍校事節度使劉總總將歸朝慮其有變籍軍中素有異志者薦之闕下時克融亦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勸歸鎮長慶初幽州軍亂因其師張弘靖軍中推克融統軍務馬朝廷尋授以符節寶歷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賜疎弱執中使

以閩上特優容別命中使宣諭仍改賜衣物留其使楊文端等克融後為本州亂軍所殺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殺之數其罪上聞敬宗嘉之拜載義檢校戶部尚書封武威郡王幽州盧龍等軍節度副大使

爪牙之用不計于逆順

楊志誠太和五年為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因莚中使擊鞠志誠遂于鞠場叫噪謀亂載義奔易州志誠乃為本道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急名宰臣牛僧孺先至上曰幽州之事奈何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上曰何也僧孺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地斗粟則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因而撫之亦宜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借其土地必自為力耳則爪牙之用固不計于逆順上大喜曰如卿之言朕洗然

向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內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時帝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以繫億兆之心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望既而移書渾瑊諸將剋期進軍城下乘勝大破賊泚遁去晟勒兵屯于含元殿前號令諸軍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犯晟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羣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自古樹勲勞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于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非為朕也

五日不通家信

神策軍家族多陷于朱泚李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入京城號令諸軍曰晟與公等各有家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未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倚朔方軍為根本

肅宗南趣關輔至彭原郡宰相

房琯請兵討賊為賊所敗時方事討除　德宗還
軍士半殪唯倚郭子儀朔方軍為根本

平河中

京詔太
原節度使馬燧與渾瑊等同討河中時天下蝗旱京師
言事者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
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燧乃捨軍以數百騎朝于
京師召見曰臣雖不武得芻糧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
之時懷光將徐庭光守長春宮燧挺身直至城下呼庭
光諭之令降且曰爾以吾言為不誠予今相去不遠數
步爾當射我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遂出降燧以數騎
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渾瑊私謂參佐曰予嘗謂
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驚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兵
料敵吾不逮遠矣燧率諸軍濟河兵八萬陣于城下是
日賊將牛居俊斬懷光首以城降燧自京師
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詔書褒美

上表請入覲

朱泚為幽州節度使自天寶末諸鎮逆亂泚率先上
表請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至京又表請留從之

巡撫諸軍士皆賈勇 吳少誠幽州人為申光蔡州節度使善為治勤儉無私日完聚不奉朝令貞元三年詔削奪少誠官爵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而王師累挫潰少誠引兵退蔡州遂下詔洗雪復其官爵吳少陽者本滄州人與少誠父朔相善及少誠知淮西留後乃以堂弟署為軍職及少誠死少陽害其子自為留後少陽據蔡州凡五年不朝覲及卒少陽長子元濟主兵陰計既成乃屠舞陽焚葉縣掠黃山襄城汝許人多逃山谷殺傷驅剽者千餘里關東大恐詔削元濟官爵加兵進討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給不逮諸將玩寇詒進裴度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使淮右用兵之事一以委之度至郾城巡撫諸軍士皆賈勇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建彰義軍節繼進李愬具櫜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軍右度既視事蔡人大悅

入蔡州取吳元濟 李愬西平郡王贈太師晟之子也有

籌畧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吳元濟愬請軍前自
効授唐鄧節度使嘗獲賊將丁士良名入與語辭氣不
撓愬異之因釋縛立為捉生將士良感之曰賊將吳秀
琳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治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治以致
秀琳愬許之果擒光治而降秀琳又署秀琳為衙將秀
琳感恩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愬命其將田進誠
以騎三百擒祐而還官軍嘗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
縛而客禮之署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廵警出入帳中畧
無猜間又改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
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者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
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
顏由是愬乘其無備遂襲蔡使告期于裴度夜以李祐
率愬自將中軍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時陰晦雨
雪大風裂旗旆士卒苦寒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
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
愬不聽促令進軍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賊恃其虜

蕃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皋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說令向化南蠻自嶲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年至是復通皋又遣將大破吐蕃數年之內終復嶲州又招撫西山羌等八國酋長入貢闕庭以功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使然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時論非之

方鎮以大忠大勳帶宰相

河中節度使王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于是宰相權德輿奏曰夫平章事者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歷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

二鄭

僖宗時黃巢犯長安河東節度使鄭從讜遣朱岐率兵赴難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與從讜宗人同年登進士第畋亦舉兵遏賊由是國威復振

以宰相鎮鳳翔上

五盜

朱滔田悅王武俊三盜既相推獎王號又遣使于李納納稱齊王四盜共推淮西李

希烈為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偽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橫行馬燧等雖志在勤王意莫能戡戢患難俄而涇師犯闕帝幸奉天遂引軍還太原

不取公廚烏梅

懿宗朝宰相蕭倣累至司空弘文館大學士時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倣惟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于公廚取之倣知而命還之買于市

父子鎮淮南

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也

就第賜旌節

至德以來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賜之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惟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鄭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誡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也

政出監軍

憲宗時揚於陵為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

遂振誣奏憲宗令追與漫官宰相裴珀曰以遂振故罪一藩不可請授吏部侍郎嚴綬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綬但拱手而已珀具奏其事請以李鄘代之

臨江大閱互相聘賚

韓滉自蘇州刺史為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滉安輯百姓境內稱理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遣裨將李長榮等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為犄角計襲解寧陵之圍復河汴之路滉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滉即于所部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五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于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滉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豫備以迎鑾亦申儆自守也時陳少遊鎮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于江中以金銀繒綵互相聘

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饑饉加之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月朝廷獲賴焉

知祿山有叛相 張九齡為相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衂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叛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悞害忠良遂放歸藩後九齡死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詔褒贈有先覺合于著策之言

先覺合於著策

上稱兵入朝不由奏請 昭宗乾寧二年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卒三軍立重榮子珂知留後事太原節度使李克用亦上言重榮有功于國其子珂宜賜節鉞邠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各上言王珂螟蛉不宜纘襲請以王珙為河中嗣子昭宗為先允克用之奏久之不下于是李茂貞王行瑜韓建等各率精甲數十人入覲京師大恐人皆亡竄昭宗臨軒自諭之曰卿

赴靈武行在自是累破賊收兩京皆立殊功進封太寧郡王朔方行營節度使懷恩為人雄毅寡言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子儀每事優容行師用兵倚以辦事代宗即位中官劉清潭請兵于回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為史朝義誘傾國入塞先肅宗以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其可汗請與懷恩及母相見詔從之令相見于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朝義既死詔懷恩統可汗還蕃出太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婿疑其召戎閉關不納且告懼可汗相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功無與讓又為辛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水會中使駱奉仙使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為約逆狀已露乃與奉仙厚相結歡奉仙回至懷恩所母讓奉仙曰爾等與我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

初酒醉懷恩起舞奉仙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貺奉仙
遂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為令節奉仙固辭懷恩
苦邀之命藏其馬奉仙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
收吾馬是將害我也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其
馬奉仙回奏其反狀懷恩遂有貳于我懷恩以寇難來
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再收兩京皆
導引回紇摧滅彊敵而為人媒蘖蓄姓獷戾怏怏不已
乃上書自叙功伐且云回邪在側不敢入朝上令黄門
侍郎裴遵度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懷恩抱遵度足
號泣而請遵度因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其副將范志誠
說之不可又許令一子入朝志誠亦不可遵度復命懷
恩令子瑒率衆攻雲京瑒大敗而旋上遣郭子儀代之
喻以逆順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為張如岳斬之獻首
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母渡河北走靈武餘
衆束甲歸子儀懷恩至靈武亡命衆復振至秋誘吐蕃
十萬人寇涇邠子儀拒之而退永泰中糾合諸蕃號二

十萬南犯京師大駭下詔親征懐恩至鳴沙縣遇疾舁歸死于靈武自懐恩逆命三年上爲隱惡下制未嘗言反狀懐恩死上爲之憫然曰懐恩不反爲左右所誤也

奄有襄漢七州之地

梁崇義長安人有膂力爲羽林射生從來瑱于襄陽瑱朝京師被誅衆推崇義爲帥朝廷因授以節鉞以襄州爲洊履兵禍屈法含容遂與田承嗣李正己李寶臣爲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淮西節度李希烈數請興討朝廷仗信以來之加平章事賜鐵券誓以手詔徵之不至乃徵四方兵使希烈統而擊之崇義拒戰而敗降其二將希烈使統本兵入襄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閉壁將守者斬關而出不可止崇義與妻投井而死

募兵千人赴蜀

李絳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時南蠻冦西蜀詔徵兵赴援絳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數定募卒悉令罷歸監軍使楊叔

元恐絳不奉己因募卒來辭以言激之乃譟聚趣府劫庫兵入使衙絳方與賓僚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牙將王景延力戰不能禦絳遂為亂軍所害從事趙從約薛齊俱死

斬亂者首祭李絳

李絳既為亂軍所害文宗授溫造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于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牙兵圍之賊千餘人皆斬首于地流血四注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段餘並斬者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等餘投尸於江

債帥

太和初忠武軍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以高瑀深沉方雅曾刺史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及聞陳許表果至請瑀為帥自大歷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于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搢紳相慶

莊夜將刀領豎子李豬兒同入祿山帳內令豬兒以大刀刺其腹祿山眼無所見但撼帳幄大呼曰是家賊也腸數斗流床下言訖氣絶嚴莊宣言祿山傳位于晉王慶緒尊祿山為太上皇繼而郭子儀敗賊于陜西曲沃慶緒奔河北嚴莊來歸順肅宗遣子儀等九節度率步騎二十萬攻之子儀圍自十月至二月慶緒城中人相食者七萬餘人鼠一頭直數千慶緒求救于史思明言禪讓之事思明引兵至與子儀戰我師敗解圍而去思明營于鄴南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諸將謀欲拒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可背史王乎時思明已僞稱燕王俄聞之誘慶緒至軍責之曰爾為人子殺爾父以求其位吾為太上皇討賊即牽出并其四弟皆縊殺之祿山父子僭逆三年而滅

史思明

與祿山同鄉里相校一日而生思明除日祿山歲旦及長相善俱以驍勇聞與祿山同為互市郎事張守珪頻立戰功祿山奏為平盧軍都知兵馬使祿山反命思明討

饒陽等諸郡陷之祿山死慶緒令歸范陽始祿山陷兩京常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于范陽不知紀極由是資其逆謀判官耿仁智忠諒之士勸思明歸順遂奉表以所管兵八萬人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朝義以下並為列卿後肅宗使烏承恩為副使候伺其隙承恩從京來宣恩命思明留承恩且在館中令偉其所寢牀伏二人于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陽思明令省其父夜後私于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節度使矣牀下二人叫呼出以告思明令執承恩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與郡史那承慶鐵券及李光弼與承恩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思明集將吏百姓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衆之兵降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又于魏州殺安慶緒并有其衆遂僭稱大號思明軍益振遂再陷洛陽李光弼相拒于邙山下官軍不利思明至陝州為官軍所拒追歸永寧築三角城約一日内畢朝義築城畢未泥

思明至詬之曰汝惜部下兵違我處分待收陜州斬却此賊朝義懼遂與其將駱悅等謀殺思明而朝義僭偽位朝義思明之孽子也與官軍戰于邙山下敗績走河北偽范陽節度李懷仙生擒來獻梟首闕下

刺史失職

烏重胤為鎮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奪刺史縣令權職自作威福故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詔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

進錢

李正已畏恩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已未可誠信欲以計逗遛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崔祐甫對曰正已姦詐誠知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正已所獻錢賚軍人使荷聖德又令外藩皆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已大慙而心畏服焉

古之良將無加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淮西吳元濟軍人李端者過溵水來降其妻爲賊束縛于樹臠肉食至死叫謂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重胤自行間爲將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長慶三年再領天平及病牙將王贊饋以股肉歿後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祭之古之良將無加也

肩輿于三軍之中張弘靖宰相延賞之子嘉貞之孫憲宗時自宰相出太原節度使遷宣武節度使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己授幽州盧龍節度使弘靖入幽州薊人皆夾道觀之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入燕之時肩輿于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于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語責吏卒多

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令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弓者不如識得一丁字軍中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于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數人皆殺之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請弘靖為帥弘靖不對軍人乃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洄為兵馬留後洄自以老病推其子克融統軍務朝廷乃除克融為幽州節度使貶弘靖為撫州刺史

濕稍

李希烈叛攻陷汴州節度使李勉潛師遺圍南奔宋州希烈性慘毒其攻汴州驅百姓令運土木築壘塹猶怒其未就乃驅以填之謂之濕稍既入汴州于是僭號曰楚年曰武成立宰相署百官以汴州為大梁府既而諸軍進討希烈遁歸蔡因食牛肉遇疾其將陳仙奇令醫人置藥毒而死妻子兄弟共七十餘人並誅之

田承嗣屈膝于郭子儀

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無禮郭子儀嘗遣

使去承嗣西望拜之指滕謂使者曰茲滕不屈于人若干歲矣今日為公拜李靈曜據十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為材能所服如此

佩四將印

王忠嗣天寶中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尋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佩四將印專控萬里國初以來未之有

不聽樂飲酒

段秀實拜涇原鄭州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若靖慮而已

劈木契分授之

李巨玄宗時祿山陷東京授河南節度使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為賊所詐如忽名臣不知何以一取信兼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為統嶺南節度使

弓一箭必書其名

王忠嗣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每軍出即各名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于上以記之軍罷即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物

華鑾

宗元和初為右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討西川劉闢至興元軍中有折旅店之乚著者斬以徇初闢擒東川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而歸康求雪已罪崇文以康戰軍失守遂斬之

八戰皆捷

高崇文為長武城使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相杜黃裳以為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八戰皆捷

出俸錢贖賣子

朱忠亮本名士明憲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節度使涇土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二百人卒贈僕射

造烏蘭橋

王似元和中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先貯材于河堧朔方節度使常潛委材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似貪而無謀先厚遺之後併役成橋築

月城以守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為恨

焚匿名書 王鍔字昆吾代杜佑充淮南副節度使鍔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嘗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內之鞾中鞾中先有它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它書焚之人信其匿名書亦焚也既歸省所告異日以它微事連其所告者禁窮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為神明

賜古器 牛僧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辭日賜觚散摶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諭之曰以御正人也

身率軍士與同勞逸 李元諒德宗時加隴右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臨洮軍等使移鎮良原古城多摧圮隴東要地敵入寇常牧馬休兵于此元諒遠烽候培城補堞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荊榛俟乾盡焚之方數十里皆為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菽粟數十萬斛生殖之業陶冶必備敵無寇掠涇隴乂寧

父子俱擁節旄 田布弘正第三子弘正移鎮成德軍以布為河陽三

珹節度使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命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為節度使然以忠勤多田氏

未嘗問百姓間事

郭英乂為劍南節度使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頗怨之兵馬使崔旰因人心為亂殺英乂

烏集為候

柳仲郢為太平軍節度使卒于鎮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羣烏大集于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語下家人以為候除太平烏不集

好方士

李抱真德宗貞元中為昭義軍節度使晚節好方士以求長生有孫季長者為抱真鍊金丹紿抱真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為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沖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玄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餘丸頃之卒

牙

軍廢置主帥

五代羅紹威魏州人襲父弘信推鉞昭宗時進封鄴王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豐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寖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尤狡者强賈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田氏以後垂二百年主帥廢置出于其手紹威懲其往弊雖以貸賂姑息之心銜之紹威見唐祚衰陵羣雄交亂梁太祖兵强天下必有禪代之志故傾心附結每慮牙軍變易心不自安乃遣使告梁太祖求為援梁太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冦滄州先是安陽公主薨于魏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勲選兵千人實兵仗于巨橐中肩舁以入魏州言助汝葬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梁太祖親率大軍濟河聲言視行營于滄景牙軍頗疑其事是月十日夜紹威率兵馬與嗣勲同攻之時宿于牙城千餘人遲明盡誅凡八千家皆赤其族紹威雖除其禍然尋有自弱之悔

聚書萬

卷紹威鎮魏十七年甍紹威形貌魁偉有英傑氣伏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每宴會與賓佐賦詩江東羅隱者佐錢鏐軍幕有詩名紹威遣使賂之敘南巷之敬

東西川皆有雄據意

後唐天成中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遥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年深相沿未改其東西令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時孟知祥為西川董璋為東川皆有雄據之意

置私廟

哀帝三年勑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宜許于本鎮置三代私廟

劫陵

温韜少為羣盜背李茂貞歸于梁歷耀許州節度使在耀七年唐帝諸陵發掘殆徧取其金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莊宗時韜自許州入覲後賁金帛賂遺權重及納賄中宮獲免得歸藩頃之授代歸闕久留京師親黨或憂其闕之其子揆言曰使一裸體黄漢足了一年之費益謂劫陵得金偶人

佛子

張筠初仕後唐為永興軍節度使性好施每出值貧民于路則給以口食衣物

境內除省賦之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為佛子後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咸用前政上下安之

獲蝗一斗給祿粟一斗

五代趙瑩為晉昌軍節度使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一斗給祿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

名振北狄

安重誨為成德軍節度使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抃蕃使因轂所乘馬以慶之由是名振北狄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

天下可一箭定

上佞佛

周宋彥筠初仕晉為同州節度使溺于釋氏後為邠州節度使嘗謂人曰吾前後供僧一千餘萬造佛室九十餘所又嘗召僧讀畢生經日課若干卷至瞑目乃已令不負所課如嬰疾不能聞讀隨即塡補立券設呪每僧給二十緡僧至者甚衆乃減緡一半未幾止給三歲緡其無行貪猥之僧利其緡投券者塡咽彥筠患之乃止初彥筠一旦與其主母有微忿

大櫃數具納金曰滿其中輙易之及景鍾至命去櫃取與皆有節郡人便之

去金櫃上

邊和尚

邊鎬柔儒好釋氏初從查文徽平建州凡所克獲唯以全活為務建人德之號曰邊佛子及克定長沙市不易肆潭人益喜謂之邊菩薩及鎮湖南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貪冒財貨

前蜀王宗裕為武德軍節度使貪冒財貨以白金百兩作鋌鐫記年月每五鋌為一束以生牛革裹之其子諫曰牛革著物堅確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何更開也

自監擁護節旄

後蜀李奉虔遷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昭武軍都監屬夏秋多雨嘉陵江溢出浸城奉虔置堰開湍瀨二十餘處洩其畜水築堤以護之城池克完人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監擁護節旄自奉虔始人皆榮之

自納禮錢

國朝建隆三年詔見宰相門

節度軍州有三印

大中祥符九年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狀用許州觀

察印以問宰相王旦對曰節度軍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用則納有司觀察印則州長史主之州印晝則付録事參軍掌用暮則納于長史凡節度在本鎮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田賦則觀察判官大使推官署狀用觀察印符刺屬縣則大使判署用州印印之故命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内觀察等使某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其兵旅言管内則總察其風俗言刺史則蒞其州事石普獨署奏章當用河南節度使印

願世世奉藩

退朝録尚父錢忠懿王自太祖開國貢獻不絶帝以其恭順待之甚厚及討江南命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屢獻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師依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親赴行營帝益加之詔令歸國江南平乃請入覲許之既至會太祖幸洛陽禮即西駕有日矣詔促其還忠懿臨别面叙感戀願子孫世世奉藩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既得歸喜甚

以為永保其國矣是歲永昌鼎成後二年來朝遂舉版籍王府焉

兄弟同領鎮五代符彥卿晉天福初授同州節度使兄彥饒亦鎮滑臺兄弟同領鎮人皆榮之

節度觀察留後

唐節度有留後長慶四年留後改為知院官從王涯請也寶歷初復為留後大中十一年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卒以御史中丞王紹懿為成德軍節度留後留後之名自此始也

國朝大中祥符六年景德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規為

不以戎服謁 唐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令狐峘為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映雖曾為宰相然驟達後進峘自恃前輩有以遇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峘曰卿何如人白頭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峘曰諾即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為憾映至州奏峘糾前政過失鞫之無狀不宜按部臨人

蘭亭絕唱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會稽佳山水稹所辟幕職官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稹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

除淫祠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除淫祠一千十所

罷進繚綾 德裕在浙西詔進長幅盤條繚綾一千疋德裕奏論之云凡諸天馬繚綾盤條文采珍奇只為聖躬自服今織千疋費用頗多在臣愚誠所未喻優詔報之罷進

奏罷泗州戒壇 徐州節度使王智興

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于泗州置僧壇度人凡髮夫到者人納二緡給牒而回落髮者無算人意在于規庇徭產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令蒜山渡數其過者日百餘人惟十四舊沙彌餘悉蘇常之民德裕並勒還本貫奏云若不禁止至誕節則江淮南計失六萬丁壯即日詔罷

獻丹扆箴

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度踈遠賢能昵比羣小朝坐月不二三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身居廉鎮乃心王室遣使獻丹扆箴六首宵衣諷坐朝希晚也正服諷御服乖異也罷獻諷斂求怪珍也納誨諷侮棄忠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

以所涖之

郡租賦自給

裴垍相憲宗先是百姓輸賦于州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

封殖重賦于人及垍奏諸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乃以其所蒞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許取于支郡其諸州送使名額悉令上供故江淮稍息焉

知權制變 柳公綽為鄂岳觀察

使王師討吳元濟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也因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以廉使禮事之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向所統攝爭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公職名以兵家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即署聽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于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而公綽軍中動靜悉用聽謀故鄂軍戰必克捷軍聲遂振其知權制變為當時所稱

進銀瓶高八尺 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常以頃為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倍斂貢

署勉名位座于其隴或以告

不恤人疾苦

崔蕘字野夫勉勉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乾符中出為陜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屑細故權移僕下河南寇盜蜂起朝綱不振而蕘自恃清貴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乃笞之吏民仇怨既為軍人所逐饑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為軍人所俘剪其髭鬚拜而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

賜鞭以表忠節

張建封字本立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度支營田觀察使十三年冬入觀德宗禮遇加等及還鎮特賜詩又令中使賫常所執鞭賜曰御忠正節義歲寒不移此鞭朕久執用故以賜卿以表忠節也

還鎮賜詩

上聖

水

寶歷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李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其水斛價三千而取者益之它水緣路轉以示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昔吳時有聖火事皆

妖妄古人所非乙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乃從之

代貧户輸稅

王仲舒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釀法深仲舒至鎮則奏罷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貧户輸稅

胥吏以為神人

崔咸字重易遷陜州大都督府長史陜虢觀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咸夜分省覽剖決判斷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為神人

夢

鄭處誨族父朗為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為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于待漏院忽夢已為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為汴州帥留飲餞仰視屋棟皆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為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處誨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手書乃先疏所夢比至宴于清署亭賓佐悉符夢中朗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移時

勤儉清苦

貝湊為福建觀察使為政勤儉清苦有美譽宰相竇叅以私怨惡之數加

唐職官志防禦團練使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都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旌節上元後改防禦使為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兼署防禦使名前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寶後未見品秩

唐百官志團練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防禦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

國朝元祐官品令防禦團練使從五品更見節度使門

使名不廢唐書代宗即位諸州防禦使並停明年授田承嗣魏博等州都防禦使俄還節度使蓋防禦使之名不廢也其團練使都團練使亦不輟授焉若李勉魏少遊相繼為江西都團練觀察使之類

腹

給五升醉矣自是州人以為知物態皆憚之

立碑賜文國朝初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牧齊既久郡人愛之求為立德政碑太祖嘉其請詔太子率更令徐玄撰文以賜之

無檢操不宜任承流至道二年工部侍郎錢昱為鄆州團練使昱秦國王俶之子也歸朝領白州刺史上表自陳嘗習文藝求改職除秘書監遷工部侍郎連知宋宿泗等州無善政至是郊祀中外官進秩上謂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承流故有是命

天下稱為楊無敵楊畋字延昭真宗時為防禦使屢有邊功天下稱為楊無敵外寇皆畫其像而事之云以禦鬼疾

畫像以禦鬼疾

上**備豫有素寇不能犯**薛可言少帝即位遷澶州防禦使時寇至魏博游騎晨夕至河上可言備豫有素寇不能犯

治郡寬簡民皆便之李瓊世宗時為安州刺史本州防禦

使治郡寬簡民皆便之吏民數百人詣監軍馮守規請立碑頌德詔中書舍人竇儀撰文賜之

以俸錢分施饑民 郭瓊世宗時為齊州防禦使歲不登以俸錢分施饑民自隣境來者亦均給之人懷其惠相率詣闕頌其德政許立碑

節度行軍司馬

五代史後唐天成四年勑諸道行軍司馬名位雖高武師臣不在其軍州事節度副使權知

國朝元祐官品令節度副使行軍司馬防禦團練使為散官節度行軍司馬從八品

五代後唐同光二年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等并本道本州各當辟舉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長興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天成二年六月勑行軍副使兩使職官防禦判官等元未定月限勑行軍副使兩使判官以下賔僚及防禦團練使判官推官軍事判官並宜以三十月為限如是隨府不在此限

國朝元祐令見行軍司馬門節度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

幕職官

唐見前副使門

五代後唐長興二年詔兩使判官罷任一年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官巡官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改轉官資職次其有績效尤異若文學超邁或為衆所推或知己察舉並加擢任不復限年清泰三年五月詔兩使判官畿赤令取郎中員外郎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官寮選擇任使俾藩方

侯伯叅佐得才朝列具寮中外迭處吏見前副使門

國朝兩使各置判官推官一人節度掌書記觀察置支使餘州置判官推官各一人事簡者不具設

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為幕職官

武昌多士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時武昌號為多士　李紳不受李錡書幣唐李紳登第後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為從士紳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欲殺紳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名拜右拾遺　畢誠三佐杜悰杜悰鎮許昌辟畢誠為從事悰領度支誠為巡官悰鎮揚州又從之悰入相誠為侍御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專政出悰為東川節度悰

之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誠無所顧慮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為磁州刺史

杜甫見嚴武不冠

嚴武鎮成都奏前拾遺杜甫為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武與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恣常醉謁登武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于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笑咏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善于割斷

裴寬以文詞進騎射彈碁投壺特妙景雲中為潤州參軍刺史韋銑引為判官清幹善于割斷銑重其才以女妻之

賓筵間多忽略

趙博宣文章俊拔性率使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為從事賓筵間多所忽畧環不能容誣奏扇惑軍情詔令環決杖四十流于唐州人皆以為枉

李景略斷張光殺妻

李景略以蔭補幽州功曹李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署為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斷景略訊其實光竟伏法既亭午

有女厲聲被髮血身跣行前謝而去左右有識者曰光妻也因授大理司直

謙謙

李藩字叔翰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張建封在徐州辟為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後建封死濠州刺史杜兼誣奏藩建封死時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往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藩覽之無動色佑曰吾已密論特以百口保君矣德宗聽佑解怒亦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豈作惡耶釋之除祕書郎

陰察祿山

權德輿父皐字士諒安祿山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為從事皐陰察祿山且叛欲潛去慮禍及老母祿山使皐獻戎俘自京師回過昌福縣尉仲謨皐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謨謨至皐示已喑瞪謨而瞑謨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訖送皐葬其棺人無知者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及渡江祿山已反矣

凝然握管

劉三復長于章奏李德裕尤奇待之德裕鎮浙西及遷秩由是名聞天下

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别搆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每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之

參佐賓筵上**獨加禮敬**崔行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士者待賓僚率輕傲行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

幕中之士多顯達上

詩如師友崔咸字重易元和二年擢進士第鄭餘慶李餘簡辟為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

累遨方至府第崔觀梁州人為儒不樂仕進山南東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為節度參謀累邀方至府第為吏無方略若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

積習名教柳公綽子仲郢字諭蒙牛僧孺鎮江夏辟為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為監察御史

和凝報賀瓌五代史和凝十九登進士第滑帥賀

國朝元祐令節度觀察判官從八品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善屬文進士登第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辟為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歷使府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善之 太原奏至上奏辟僚 已見幕職門 異席資事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虛心下士幕府咸選才彥觀察判官許鴻薦有學識栖筠嘗異席資事 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壁為觀察判官軍政不恆壁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府尋亂 減員 楊綰請減觀察判官之員數 判官之冗其足食乎 九國志閩謝承祐為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為節度判官延政與福州搆怨日尋干戈承佑上書諫曰兄弟天倫也古稱外禦今以一朝之忿而忘大義滅孔懷之性傷人倫之本欲邦國之化不可得

也延政不納嘗因福州使至延政大閱兵甲以誇示之其言益悖承佑長跪固諫延政怒顧謂衛士曰判官之肉其足食乎承佑聲氣益厲从之乃解及延政建號以為吏書

節度掌書記

沿革見幕職官門

國朝元祐令節度掌書記從八品

檄愈頭風書成馬上 魏志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少受學于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魏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又典畧曰琳作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頭風頓愈又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覽畢欲有所定竟不能損

章表殊健書記翩翩 魏文帝與

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文房　南史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帝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

占授軍書下筆便就　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帝討元景仲也武薦之引爲書記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

草遺詔于白刃之中　唐鄭儋鎮太原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刃迫令孤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即成讀示軍士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

爲露布上行在　干公異能文章後拔爲李招討府掌書記晟收復京師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勝自左右爲之嗚咽既而曰不知誰爲之對曰干公異爲之詞上稱善久之

下筆不能自休　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孤楚能章奏遂以其事授商隱自是始爲

令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

檄高麗 元萬頃善屬文從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管記勣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翰動如飛 李巨川字下已乾符中屬天下亂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為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糾合諸藩協力誅寇單書奏請堆積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悚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

諸侯章奏語太浮華 文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以誡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高錯為禮部侍郎

以舊人待之 馮延巳遷駕部郎中充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丘璟愛其多能時以舊人待之及昇卒璟即位延巳喜形於色璟未聽政延巳屢入白事璟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何